

一个人和他的文化使命

记热衷于乡土文化的杜崇满先生



▲牛头山水库下游大坝 俞国江摄

南宋的时候,是台州历史上的高光时刻。台州的土地上,走出了七位丞相,其中一位叫杜范。杜范的后裔目前在台州有数千人。其中一位叫杜崇满,是我的朋友。杜崇满退休前是政府机关普通的一员。他曾将自己多年信息写作的经验作了总结,编印了《信息写作技巧》一书,让全省的同行们分享。书的受欢迎程度,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,以致不断地重印。现在退休很多年了,在他的工作系统内,人们提起当年的杜崇满,依然津津乐道。人与人之间差别,远远大于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。有的人,不论何时,总会不甘人后,必须出人头地,事事向前,并且组织和动员人们朝着一个目标前行。有的人,则愿意做跟班,喜欢随大流,跟趋势,事事省心,做道道人。杜崇满是天生的前者。退休后,崇满兄事实上更加忙碌。以我所知,一是他牵头筹资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杜氏宗祠,将先祖杜丞相的事迹文献陈列其中,使后人对他这位南宋规模最大,展出的内容也最丰富,是杜范后人纪念先贤的重地,也算是得对得起先贤。二是他牵头组织编写出版了《回不去的故乡》,编辑出版图片集《记忆里的故乡》,拍摄了纪录片微电影《印象中的故乡》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临海修建牛头山水库,有20378位库区的农民成为移民,杜崇满即是其中之一。他们离开故土,生活在异地,但是,对故土的怀念,在第一代移民的心中,并没有消逝,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。一座宗祠、一套文化产品,都是在杜崇满的牵头推动下完成的,说明了杜崇满的能力与见识。

移民,是人类生存的常态。为了寻找自己的美好家园,人们会不断地迁移。人类的文明史,即是

新年伊始,人总会有很多情绪。世人常用“但愿新年胜旧年”来祝福新年。于我而言,旧的一年散散淡淡,到了年终时,用王朔的话来说,不写几句好像不足以慰平生。却又没有写成,倒是凌晨起来在纷乱的一天还没开始时读段海光《中国文化的展望》,在岁末纷扰的人事中,读到“坚固道德的完整,方可收敛散漫的心灵”,亦是一种警醒。这样的时候,太需要陶渊明的诗句。有时想想,就像人世间的雪,循环往复下了数千个冬,世人对雪总是一往情深。陶渊明的诗句总能治愈人,大雪苍茫,却可以给人安慰。“甚念伤吾生,正宜委运去。纵浪大化中,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,无复独多虑。”(陶渊明《形影神》)很多时候,这样豁达的诗句足以支撑内心开笔的艰难。是啊,多想有什么用呢。不用多想,你想多了反而伤害自己的身体。很多事情也不是人力能穷尽,只要尽力了,至于结果怎样,还是听从自然之道吧。陶渊明的这几句诗大致有这样的意思。如果说杜甫诗句是大地上的山水,陶渊明的诗句,却是日常生活情绪的解药。一年到头,新年又来,我想说的还有这首对我人生有着重大影响堪称座右铭式的陶诗:“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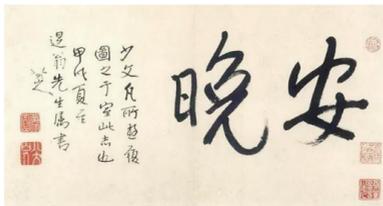
这是陶渊明《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》的一句诗。大意就是不要去想着这一年的收成,做事的时候要有多欣喜之心。我有时会想起写作傅山的日子。“真山难老——傅山作品展”在浙江美术馆筹备展出的时候,我来杭抗一年,那时住在富春上林湖。凌晨开车出门,白天工作完成,暮色时开车回家。这是条记忆中一直在修建坑坑洼洼的路,边上总有工程车与货车开过,噪音不绝,每次开车都有近一个小时的车程。回到家后漫长或短暂的夜晚,也只有写作是种安慰,或者说是一种支撑吧。那段时间读傅山《霜红龛集》,也开始了临帖与读书,有时整夜地写作,在大展前完成《傅山:已识乾坤大,犹怜草木青》的写作,这是《溪山可行旅》一书的开篇之文。其实当时开笔的时候,从没有想过这样写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。我只是“即事多所欣”,到后来,故宫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画鉴赏类的书。有时想想,就像我写傅山的生平际遇,写他的艺术,写他将自己深深地埋进心灵苦涩的泉水里,却依然过来这人世间的悲凉与欢愉,有着薄凉的爱。反过来,傅山的经历与他人的文蕴藉也在重构着我,给我力量与滋养。这就是写作的人为之痴迷无法停笔的缘故吧。

写作是什么?诗人张枣说:写,为了那缭绕于人的种种告别。每个人都带着自己一生的故事去书写自己的内心。对于我来说,写作的存在,完全是受两种力量支配,一种是光,一种是重力。这个说法是受到西蒙娜·薇依的影响。简单说,凡事有“光”,也要承受它的“重力”。世上诸事皆如此吧。前阵子看到径山禅寺公众号有个推送,提及“圆照之道如春行天地,万物咸披其泽华”(《径山

不断迁徙的历史。作为农耕社会,人们都安土重迁。人们的移民,有时候为了逃避饥荒,有时候为了躲避战乱,有时候因为政府强制。大规模的移民都是官方的,如公元前138年,汉武帝时代,闽越国发兵攻打东瓯国(台州在其中),汉政府不想劳师远征,就让东瓯国举国北迁江淮间。我们现在的台州人,基本上是西晋“永嘉南渡”和宋“靖康衣冠南渡”的中原移民的后裔。我们的先祖,为了躲避北方的战乱,才离开故乡南下寻找生存的土地。明代初年,台州因战乱较少,人口较多。洪武初,政府实行屯田政策,黄岩正有八万人移民到因战乱而地广人稀的安徽凤阳。永乐时,又有十万人外迁。清代时,朝廷实行严厉的海禁,造成沿海三十里无人区,“片板不得下海”,导致大量渔民被迫内迁。这些,都是官方行为。北方流行的闯关东、走西口,和南方流行的下南洋,则是民间自发的移民。改革开放后,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的推进,经济交流的加快,人口的流动也非常频繁,因此而带来的自发移民,也成为常态。台州600多万人口,长期在外的,超过100万。而外地人在台州的,也在100多万。许多人,会从短暂的流动,变成长期的定居,形成新的移民。并且,这种交流与移民,已不仅限于国内,而是全球范围。所有的移民,目的都是为了自己或族群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。

水库移民,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,也是大型水利工程建设以后才出现的,都是在政府组织下实施的。一是必须整体移民,不能留下一人。二是故乡已经消失。其他的移民,即使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,只要记得,都可以回归故乡,哪怕山河更改,大体还依稀可辨。但是,所有的水库移民,因为故乡已沉入了水底,故乡已经无法回去,即使乘船于水库水面之上,下方是自己的祖基,也无法落

无准禅师行状》)。这是对南宋圆照禅师无准师范的赞誉,说的是无准师范禅师的圆照之道就像春行于天地之间,万物都披上光华。曾在径山大慧院丈室边上看到的粉白山茶,花正开,叶带着水珠,有着春日的幽雅明静。腊月的时候,从南山路一直走到孤山,腊梅幽微,冷香阵阵,一时湖光山色,都在荡漾。安田叔彦有段让我深有同感的表述,他说,日前我相隔很久看了法隆寺壁画,整整相隔三十年。历经一两千二百年而形影已变淡的壁画隔着始终如一勃勃生机,静寂的底层充满力度,现在也同样让我敬佩不已。这让我想起甲辰夏日在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药师经变图,许久后,我想我都会怀念,那个站在药师经变图前被一种巨大的寂静与慈悲笼罩的我。



▲八大山人《晚安帖》引首

很多时候,我总是沉迷于这些在我看来能“多所欣”的细枝末节之中。就像一个下大雪的冬日,在东京国立博物馆“董其昌和他的时代”看到了八大山人的《晚安帖》。《晚安帖》是八大山人晚年取南朝宗炳“凡所游履,图之于室”之典故所作的神逸之品,看时心中就有无边晚霞,霞光映入内心,内心住满水光光影。在岁末还看到北宋赵昌绢本《朝朝图》,岁朝清供是画家喜欢的题材。这幅画有梅花、山茶、水仙、长春花四种花卉,有着吉祥如意,美意延年的意味。画面满满当当,几无留白,画面又有着朱砂、胭脂、石绿、石膏等色,让人内心饱满,被繁花拥抱,被华美灿烂、艳丽鲜活的色调所感染。画卷中的花犹如在现实中。显然,一个人只有今生今世,是不够的,还应当有这些诗意的世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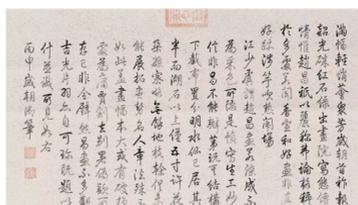
又记起2010年嘉德秋拍王羲之草书《平安帖》,里有“岁忽终,感叹情深,念汝不可往”句。拍品不知落于谁家,却让我惦念书圣王羲之的儿女情长;快要到年终了,我想念你们,却不能前往见你们。晋人在岁末突然的深情与温柔已永久留存于绢上。我眷恋这份笔墨落下的动人之处。或许因为美,因为真,因为善,因为这些在我看来能“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”的细枝末节,因为这诗意的世界,因为这份笔墨落下给予的一些

地。这种飘零的感觉,是其他人所无法体会的。台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到1994年撤地设市的45年间,共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水库山塘24724座,其中大中型水库12座,涉及移民的有10座。移民上千人以上的大型水库有黄岩长潭水库,30797人,临海牛头山水库,20378人,天台石门水库,4483人,仙居下岸水库,7065人。移民上千人以上的中型水库有:临海溪口水库,3300人,黄岩佛岭水库,1640人,黄岩秀岭水库,1608人。加上其他水库的所有移民,台州到1994年设市为止,共有水库移民人数77271人,同一个乡镇的人口数相当。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。建造这些水库,都是为了饮水、灌溉、防洪等需要,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但是,对于移民们来说,他们离开故乡,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给自己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便。他们的故乡,也无法回去。感情上的失落、无助,可能会持续一生。这些移民,真正是舍小家为大家,是和平时期的英雄。当我们打开水龙头喝着清水,享受着早涝保收的稻米,吃着产区的水产时,我们必须记住,这一切,都包含了移民们的无私奉献。他们为社会作出的牺牲,必须载入史册,后人也不应该忘记。

记录牛头山水库移民的《回不去的故乡》出版后,我即看了一遍。这是一本非常有史料价值的著作。全书以口述实录的形式,记叙了一代移民人的生活、工作和心情,还原了他们几十年的心路历程。让我们非常真切地看到他们当年舍小家为大家的决心和行动,也感受到因此而带来的不安、彷徨、伤感与无奈。我曾经采访过天台石门水库的移民,尽管他们在异乡生活了四十多年,有了第二代第三代,也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的生活,但是,提起沉入水库底的故乡,还是满腔伤感之情。这种情感,各地的移民都是相通的。虽然说,日久他乡即故乡,但于第一代移民而言,他们的梦里出现最多的,还是原先的故乡。

随着图片集《记忆里的故乡》和微电影《印象里的故乡》又出版和上映,临海市牛头山水库移民文化“三部曲”已全部完成。这是值得祝贺的好事。图片与电影,是对口述实录文字版《回不去的故乡》的延伸与补充。让回不去的故乡在纸上以图片再次呈现,在电影中重现,这对于第一代移民来说,是对乡愁最好的慰藉。对后人,则是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,可以记住前人艰苦奋斗的经历。据我所知,以文字、图片、电影三者并举,来实录一代水库移民的当年历史,在台州、在浙江肯定是独一无二,在全国,可能也是罕有。这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大好事。

一本书的完成,一部电影的录成,都是一个系统工程,需要很多人的协同与努力。其中,特别需要有人持续不懈的坚守。许多人愿意做好事,但不愿陷入于琐碎之事。杜崇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,热心于公益又愿意奔走联络各方的人。这期间,崇满兄多次来电,通报书与电影的进度,欣喜之情溢于言表,让我为之感动和高兴。他是将这些事当成自己的使命来对待,认为若不完成,对不起家乡。杜崇满是个闲不住的人。退休后的生活,上班时一样,都是做得风生水起。无论是建杜范纪念馆,还是完成“牛头山水库移民文化”工程,都是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很难的事。别的不说,仅凭这两件事,别人都会因此而记住他的名字。



▲赵群斌本《朝朝图》



▲赵群斌本《朝朝图》

触动,才有我的写作。新的一年,太需要明亮喜悦之心。日子纷杂,人很容易消沉。“可是,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,是我们放不下的。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,有这么难走,要让我们把所有的青春,秋天,都错过呢。”(詹青云语)纵然日影斑驳,也仿佛牡丹朵朵。就好比在这新年的时候,想起你温暖的笑容。那么,祝福新年。

味在其中

回味

陆绍阳 / 文

美学家蒋勋有篇文章,写到为什么美好的记忆总与吃有关,他认为“吃”是人们认识美的一个重要开始,如果吃得粗糙,其他的美大概也很难讲究。还有一个作家说过,吃的记忆有多丰盛,生命的活力就有多丰盛。相比于其他事物对人感官的刺激,食物要强烈得多,它可以触发我们全部的五种感觉,除了吃本身以外,当时的气氛、感觉、情绪体验也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。关于吃,每个人的记忆点不同,对我来说,还有一个不是那么远大的志向。小时候,我曾萌生过一个想法,将来要当一名厨师。我不知道为何有这么一个听起来很特别的想法。到现在,我还时常冒出一个念头,到某个职业学校或培训机构正儿八经学一下厨艺。后来我想起来,我这个想法的萌生恐怕跟小时候的一次观看经历有关。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,那会我刚上初中。有一天,县里居然举办了一场烹饪大赛,比赛在灯光球场举行,当时在县商业局工作的父亲带我去看了这场比赛。现场人山人海,篮球场看台四周坐满了观众。来参加比赛的厨师早已准备就绪,估计那天县里最出名的厨师都到场了。每名厨师跟前都摆了一个临时的灶台。那天比赛中有一项是现场烧一道爆炒仔鸡的菜。让人没想到的是,组委会给每位厨师发了一只活鸡,要求从斩杀到烹饪一气呵成,然后由评委打分。比赛开始,厨师宰杀活鸡后,迅速放到滚烫的开水里拔毛,飞快地剁下需要的部位,然后在油锅里爆炒,厨师们娴熟地颠勺翻炒,让它受热均匀,但见炉火正旺,铁锅里热气腾腾,香气四溢。整套流程下来,最快的那位厨师出锅装盘可能不到十分钟。这个场景过了近半个世纪,我现在还没有忘记。在很长时间里,我一定认为厨师是最牛的职业!

父亲因为工作关系,和饭店的人有很多接触,自然也成了半个内行人。他大学上的是中文系,毕业后分配到了被称为“山海水城”的当年的台州府所在地临海工作,他后来出了三本散文集,多半是关于这个城市的风物人情。有一次,上海电影制片厂来的一位编辑到我家做客,两人聊天时,父亲无意中说出“红案”“白案”两个词,那个编辑老师听得一头雾水,父亲就解释“红案”是指炒菜的师傅,“白案”是专门指做面点的厨师。当时来家里走动的,多半是父亲的写作朋友。县文化馆的叶馆长编过民间文学集,他是本地人,对临海的美食非常熟悉,跟父亲聊天,三句话不离临海的话,他有一个愿望,要把每一道菜的配料、做法都记录下来,什么蛋清羊尾、梅花糕、糍粑、麦油脂等。后来他果真出了一本书,也许说是一本食谱更确切一点,每页介绍一道菜或一种点心,配上彩色插图,书比一般的开本要小,也不是什么知名的出版社,我回家探亲时看到后,就带回了北京,现在就放在办公桌上,经常会翻看它,我也不是要照着这上面的说明来做菜,而是看到那些菜品,就好像有一种回故乡的感觉。

因为父母工作忙,所以我从初中开始就负责做饭、做菜。放学回家,有时就顺带着在菜市场买菜回来。读小学时,我还有一段奇怪的经历,是那时学校对每个学生的要求,一大清早到菜市场做服务,主要工作是引导菜贩到指定的地方摆摊,类似于现在的市场监督,手臂上戴上个红袖套,挺神气的。上高中时,我在家里做菜就更频繁了。其实生活在海边城市的人,烧菜反倒简单。带鱼是当地人吃得最多、吃期最长,也顶好吃的鱼了,价钱也便宜。那带鱼很新鲜,切成段,再放点生姜片,在锅里蒸一蒸就可以了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过年时凭票买几根咸带鱼,一煎满屋就一股咸香味。茭白炒肉片是我的拿手菜,先把茭白过水焯熟,然后用猪油爆炒肉片,加上一点大蒜苗,不过,当年买回的次数屈指可数,多半是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够美美吃一顿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位于舟山普陀平阳浦的浙江水产学院工作,食堂里餐餐有鱼、虾类,有时得了空闲,就到边上的菜市场买两三块钱一斤的梅童鱼,它的形状类似小黄鱼,放在锅里一煮,放点盐,就可以上桌了。有时买一条稍大一点的黄鱼,用雪菜放在一起煮,多滚一些时间,让它慢慢入味,这都是海边人家的一种家常做法。

后来到了北方工作,吃海鲜的机会大大减少。有一阵,凡是朋友间聚餐,就约在海淀西苑市场对面的海达餐馆碰面,一个只有四张小桌子的路边店,店虽小,但名声在外,去吃的人多半是在附近工作的台州人,坐在那里吃饭,常听到的是一口台州土话,这一刻常有在老家的感觉。小店也是台州人开的,老板每天从南城大红门市场进些海鲜,它的厨房跟外间的餐厅就一墙之隔,从烧好菜到端上桌要不了几分钟,俗话说,“一热三分鲜”,尤其是海鲜更要趁热吃。我通常要一盘清蒸小黄鱼,一盘水焯豆腐,一碗蛤蜊百叶结汤,再配上螃蟹炒年糕,就是为了解解馋。后来那一片地方改造后,海达餐厅就不知道搬到哪去了,过了好久,在网上还有很多人在打听,看来,心心念念它的味道的还不止我一个。

现在吃海鲜方便了,像新荣记这样的店做得越来越精细,做带鱼,取当中的几段,放在油里炸,甚至用了辣椒,那都是为了满足天南海北不同地方人的口味,但我还是觉得食材新鲜的海鲜最好清蒸。有一次想吃墨鱼了,就从超市上买了一个,快递小哥送来时吓了一大跳,那墨鱼足足有锅盖那么大,跟我从小吃到大的一手大小的墨鱼完全两样,肉质也没有我家乡常吃到的墨鱼的韧劲,大失所望。后来跟舟山的同学说,以后要给我寄海鲜的话,别的啥也别寄,就寄几只墨鱼就可以了。

记得有一次,父母从杭州坐高铁来北京看我,下午到家刚放下行李,老父亲就到厨房忙起来了,他带来一只处理好的甲鱼,是头天在老家附近的菜市场的。我发现他把生姜,以及其他的一些佐料也一并带来了,生姜已经洗得干干净净。我说北京什么菜没有,你还带生姜来?他说都准备着,省得再去买,这样放进高压锅里一压,很快就能吃了。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父亲在我当时租来的房子里那间不到6平方米的厨房里忙碌的身影,仍然很清晰。父亲出生在绍兴平水横山村,离绍兴地方莲花落《翠姐姐回娘家》唱的地方不远,那里不靠海,但产笋,父亲一辈子最钟爱的菜是笋干菜烧汤,永远也吃不厌。

食物与情感的纽带绵长又奇异,它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冒了出来,触动你深藏着的记忆和情感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饮食习惯、饮食习惯,一样的是对自己童年、对故乡的记忆。那些童年的吃食和家人相聚时的情景,构成了人们快乐和幸福的源泉。人间烟火味,最抚凡人心!

(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)

虽未量岁功,即事多所欣

那海文